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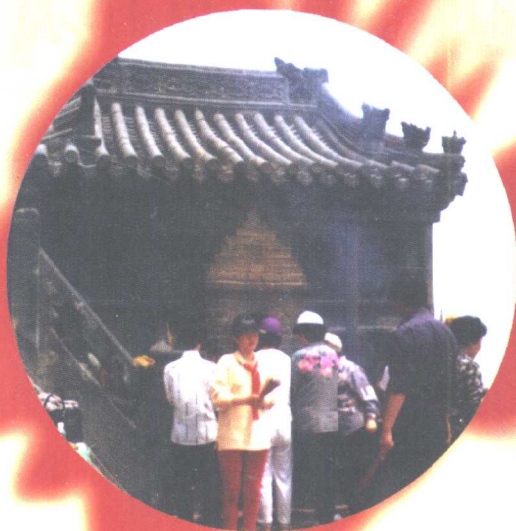


高有鹏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沉重的祭典



——中原古庙会文化分析

沉重的祭典

——中原古庙会文化分析

高有鹏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重的祭典:中原古庙会文化分析/高有鹏著.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0. 9

ISBN 7-81041-744-4

I. 沉… II. 高… III. ①庙会-研究-中国 IV.
K89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1891 号

责任编辑:王兴业

装帧设计:刘广祥

出版:河南大学出版社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475001)

0378-2865100

排版: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室

印刷: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插页:4

版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15 千字 印张:8.75

印数:1500 册 定价:20.00 元



△ 新郑县茨山黄帝神庙隐约的“神灯”在门帘内闪烁

◁ 西华女娲城庙会上的子孙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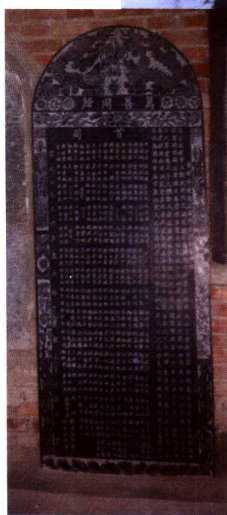
▽ 嵩山中岳庙钩心斗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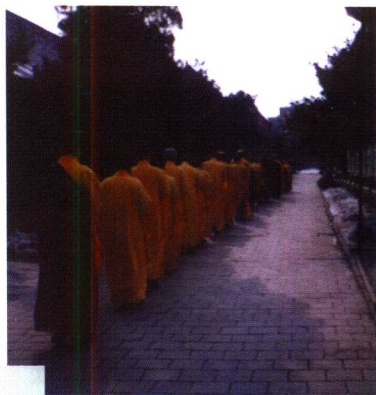
◁ 神庙上的走兽



△ 汝南小南海庙会



△ 临颖商高宗庙功德神碑



△ 开封大相国寺的僧众



△ 开封庙会上的杂技“喷神火”



八 开封庙会上的盘鼓



＜ 开封庙会上的杂技倒立上金殿

Ⅴ 济源王屋山庙会上的香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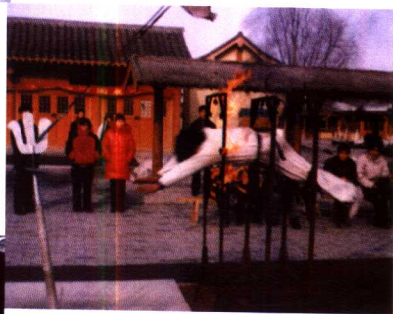




△ 乡村庙会上的高跷舞



△ 南阳庙会上的“连心锁”



△ 庙会上的杂技“钻火圈”



△ 花钱消灾增福——庙会上的“功德箱”

梅花香自苦寒来

——为高有鹏同志的“中原古庙会文化透视”序

张广智

知识分子刻苦钻研而矢志不移，这是一种异常可贵的品格；若胸襟开阔而又爱憎分明，学以致用，报效国家，这当是更可贵的品格。

这是我对高有鹏同志的感受。

有鹏同志研究庙会已有十多年的时间，出版了几部关于庙会的学术著作。据我所知，早在1985年，他就开始这个专题的研究了。记得1985年春天，他考察淮阳太昊陵庙会，论文发表在《民间文学研究动态》上，不久即被收入中央电大的《写作》上作为范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1988年元旦刚过不久，《河南日报》就以《他走进民俗学殿堂》为题报道了他。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当时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都太差了，有人曾对我讲述过有鹏那时的境遇，令人感慨万千。我们两人都来自河南贫穷的乡村，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合作《民间百神》一书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通过合作，我更进一步理解了他，理解了他的追求、他的学识和品格。今天，他的工作、学习环境有了很好的改善，更是如虎添翼，最近几年接二连三地推出了《民间庙会》、《中国庙会文化》、《中国庙会文化研

究》，《中国庙会史》也将问世，科研成果十分可观，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这背后他所付出的辛劳和汗水。而且，他在大学毕业后的十多年间，在跋涉山水去考察民间文化的同时，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上做出了相当可观的贡献。尤其是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袁世凯》，洋洋百万言，显示出其深厚的功力。庙会文化是他认识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窗口。他的成绩又一次证明了优秀的学者和优秀的作家是可以相融为一体的。我希望他、衷心地祝愿他做出更大的成就。

有鹏的庙会研究洋溢着浓郁的学术思想特色。他不止一次著文呼吁，民间文化学应该是伟大的人民思想解放事业的一部分。这是需要学术勇气的。目前，民间文化的研究表面上看来如火如荼——当然也不乏宏文卓识，但不能不指出有许多人是有着误区的。除了骗人、宣扬迷信不讲，有相当多的文章是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还有的人津津乐道于保持民间文化原色，以希冀于安定社会，事实和史实都证明那是不行的，因为民间文化从来都具有时代性，它不可能倒退到“致君尧舜上”的封建窠臼中，民间文化与我们的现代社会息息相关，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发展的进步。有鹏同志的庙会研究提出民间文化学应该成为人民思想解放事业的命题，绝非空谈、玄谈，而是在长时期的研究探索后所发出的真知卓见，它深刻地揭示出民间文化研究的巨大功用和社会意义。这应该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广泛注意和思索。

民间文化学的发展离不开田野作业，但田野作业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首先需要深厚的学养，除了对中国古代史、民族史、民俗史要洞彻了解之外，还有一个正确的方法论问题。毛泽东曾提出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在那个年月中被庸俗化为“下放”，去体验民众的生活，但它深远的科学意义，在于揭示了学术方法论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我们的先贤曾提出“礼失求诸野”，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人类进步有着重要贡献，卢梭就非

常关注“风俗”的变迁问题，法国新史学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学者们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他们的史学理论使整个社会科学发生了一次了不起的变化。我国的闻一多、费孝通、顾颉刚、李方桂等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宝贵的思想财富并没有为我们所认真吸取。一方面我们应该深入社会，走进民间，关注、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要下苦功夫，认真钻研古代文献。有鹏同志的庙会研究之所以取得这样可观的成就，我想，首先是他掌握了先进的思想武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是他的学术方法正确；第三是他的刻苦勤奋。他常说，苦不一定是甜的前提，但一定是乐的前提。以苦为乐的人是幸福的，也是无畏的。

我和有鹏既是同学，又是朋友。我曾多次对他讲，什么时候都不能停止在民间奔走，许多事情可能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解决的。他表示在田野作业上要更下功夫，今后要多走动、多调查、多思索、多钻研。

我乐于为他这本书作序，因为我知道它来之不易。诚如古人言“梅花香自苦寒来”，我闻到了令人欣喜的异香。

1998. 8. 26

前 言

庙会是一种什么现象？

社会学家把它看做一种社会的集团行为，从它的群体性入手，可以探索出社会信仰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变化；

宗教学家把它看做一种宗教信仰的世俗表现，从庙会所祭祀的具体的神灵及其习俗中去理解宗教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过程，探索宗教神对人的心灵影响的轨迹；

人类学家把它看做历史的残留物，以为它是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在社会发展中的残存，是现在时态的古代信仰崇拜^①；

民俗学家则把庙会看做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民俗表现，其中既有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又有独特的宗教信仰、世俗信仰，同时也保存着人类古代文明的痕迹，而它更是一种当代的习俗表现。

庙会如同一块土石，不同的学科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具体材料。我们主要是从以民俗学为主要方法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的，即主要把庙会作为民俗文化的表现来探索其起源和形成及其发展变化规律的。其中还有对中原地区几个主要的庙会典型进行整体分析。

庙会是民间的节日，是一种隆重的文化活动。与普通节日所不同的是，庙会以庙为活动中心，呈现出社会集团的核心意义，即在

^① 见（英）爱德华·泰勒：《原始宗教》，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

一定的时间内,聚拢在一个场所,进行一种为大家所共同遵守的带有契约性的社会行为,如群体性的祭祀、祈祷、献演、娱乐等。庙会主要是一种信仰活动,即以祭祀为主要内容,尽管这种意义曾为其他活动所冲淡。诸如集市贸易、民间杂技和曲艺等文艺活动,则是一种附属在庙祀本体上的衍生物。当然,其核心在于神灵崇拜,既有民族的土著神,又有外来的客家神,更有不断新生的神。这就使庙会文化呈现出多层次的累积现象,从而使有些庙会具有历史的活化石意义。

民俗学一般把民俗分为文学民俗、制度民俗、物质民俗和信仰民俗等具体的种类,通常将民俗仅看做一种文化,从而在实际上将民俗文化和民俗生活分割开来。如果我们从文化的和生活的两种研究方法切入民俗事项,即进行一种整体的、综合的研究,许多问题会更容易解决。单就庙会来讲,信仰是其核心内容,所以其成分是由文化的民俗构成,我们也就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探索它。很显然,仅仅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是很难深入的,我们还应该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它、多层次地理解它。作者也力图这样从整体上研究庙会文化这种现象。

庙会的产生从现在可查的资料可知,早在文字产生之前它就出现了。随着华夏民族的形成、统一,庙会表现出显著的类型化和趋同性表现,如许多地方都有土地神庙(社稷神、农神),而又由于多种因素,一些庙会又带有独特的地域性,如妈祖神多在沿海地区。神州大地疆域辽阔,既有悠久的中原文化,又有绚丽多彩、无比灿烂的边疆文化、民族文化,犹如百花争奇斗妍。限于材料,尤其是旅行、语言等条件的限制,我暂且没能涉足更广大的地区进行庙会文化的考察;而没有实地考察,民俗文化的研究、民俗生活的探索将是缺乏科学意义的,现在只好以中原地区为主要考察区域。即使是这样,我也没能更详尽地占有满意的庙会材料。姑且以此书抛砖引玉吧。

对于庙会的考察和研究,早在唐宋时期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人做了,当然主要是考察、记录。如晋·周处《风土记》、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都有古代庙会的零碎记录。其作为一种学科的研究,则是在民俗学的方法传入我国之后,从五四歌谣学运动及30年代的民俗学运动开始的。成就比较突出的,如20年代顾颉刚等学者所进行的妙峰山香火会的综合考察,30年代开封教育实验区对淮阳太昊陵庙会、开封相国寺香火会等民俗的考察,都注重整体探讨。在这之前,清人景日畛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过登封中岳庙庙会,其记录手段和考察方法都比较简单;只有用现代科学意义的民俗学的方法,才使庙会文化的研究得以深入进行。尤其是在40年代之后,更多的学者注意到庙会文化的丰富的科学价值,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有了更大规模的庙会文化考察。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如民间文化科学研究的专业刊物《民间文学论坛》、《中国民间文化》、《民间文艺集刊》、《民俗研究》刊物等,包括内刊《民间文艺研究动态》、《中国社会科学》、《学术月刊》以及一些学报,都发表过颇有见地的庙会考察方面的文章。中国群众文化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协作组织,曾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了《论庙会文化》、《庙会文化研究论文集》。但这些大都停留在较为散漫的层次上,缺乏全面、深入的、历史的、现实的、多角度的综合考察,所以,笔者试图从整体形式来探索庙会文化。

我对庙会文化的考察是在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先是在豫东地区考察一些古庙会,如与神话传说联系比较密切的淮阳太昊伏羲陵庙会、西华女娲城庙会、鹿邑老君台庙会、周口关帝庙庙会等,并在《民间文学研究动态》、《民间文学论坛》、《河南师大学报》、《民俗研究》等刊物,以及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做了一些介绍,当时名为“中原地区古庙会考察系列”。应该说,开始考察庙会文化,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民俗学等学科的自觉意识,而是着重从古代神话和历史传

说的角度去发其微的。后来,随着对民俗学的深入了解,学科的自觉意识逐渐明确起来,也就渐渐将视野伸展到更广大的地区。当时我想做一个《中国庙会文化》的选题,从全民族的范围内全面深入考察庙会文化,因为条件有限,只好从中原地区先进行这种艰辛的田野作业。

科学的田野作业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诸如(英)马林诺夫斯基、(英)泰勒、(英)弗雷泽这些卓有成就的学者多从这里入手。我从实地考察来做这种研究,是受我的老师、神话学家张振犁先生对中原古典神话的考察的影响。张先生对中原地区古典神话的考察发现,在中外神话学史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从民间现存的神话传说证明了我中国古代神话的系统特征等一些学科命题,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运用了民俗学的方法将神话学的研究更深入地推进了一步。所以,我在考察中较为注重对古代神话有关的庙会进行详细考察。当然,庙会文化中,神话是重要的成分,而不是惟一的成分,庙会文化无论是内核还是形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如豫西地区的宝丰十三马街书会,以曲艺为主;襄城县首山酒会,以酒文化为主;豫北地区的云蒙山鬼谷子庙会,以道教文化为主;豫南汝南小南海庙会,以佛教文化为主;豫东地区虞城的木兰祠庙会,则以一位传说中的女英雄为敬祀内容,并把她作为送子娘娘供奉。以神话为主要内容的庙会的意义,更特殊一些,如书中所举的盘古、女娲、伏羲、黄帝、大禹等大神,都有沿袭至今的庙会崇祀形式,表明神话在现世的流传存在状况,更重要的是民族文化及其传统的证明。还有其他一些庙会,如商丘阏伯台即火神台会,阏伯盗火的神话可与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相媲美。再如,内黄县的二帝陵即帝喾、颛顼陵庙会,每年的农历三月十八,人们都要举行祭祖活动。帝喾和颛顼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帝王,这里的庙会从一个方面表现出中原地区古典神话的活性系统性特征。在庙会文化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能发现民俗学、神话学、民间文艺学等科学的珍贵资

料,而且可以发现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科学意想不到的价值。而没有科学的田野作业即实地考察,这些资料价值将无从所得。因为仅仅依靠古代典籍对民俗资料的保存,是相当不够的,而且这种记录又有着许多严重缺憾。

庙会文化的研究中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其学术价值应该体现为什么。我想,思索这个问题并做出回答是学术品格的重要体现。在当前民俗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中,受市场等因素的制约和冲击,许多人是在猎奇或单纯的满足人们对奇风异俗的渴求,更有人极其严重不负责任地在实际上宣扬一种文化糟粕,尤其是打着挖掘古代文化科学价值的幌子而进行着堂而皇之地宣扬愚昧、制造愚昧的犯罪活动,其意图不外乎谋得私利。大量人力和财力浪费在这样的活动上,这是文化建设和文化研究的严重误区,更是一种不幸和悲哀。当然我不是说民俗文化中一些问题是禁区,不能随意涉足,问题是学术目的的严重扭曲使民俗学走入了一种歧途。

我曾多次强调民间文化科学的研究是一项伟大的人民思想解放事业。庙会的现状可充分证明我们的民族直到现在仍受着愚昧的虐待和欺压,那些虔诚的神灵信仰绝不是我们所应该宣扬和提倡的。我们的重要使命在于继续高扬起科学、民主的旗帜,让更多的人认识愚昧和丑恶,走向光明和幸福。事实上,我国民俗学在本世纪发轫就已经显示出救国救民这一崇高的学术品格。从夏曾佑等人的“诗界革命”对神话的新见解,鲁迅在《河南》月刊发表的对民族习俗的理解,直到五四歌谣学运动,学者们大都能从振兴民族的意义上去探索。我们的民俗学在建设曾受到日本民俗学的重要影响,而柳田国男他们在建立这门学科时,就曾明确提出要思索一个问题或作为一种目的,就是要探索“农民为什么贫穷”。我们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跨向 21 世纪的历史新时期,又如何不高高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光辉旗帜呢?

民俗学离不开古典文献的历史性继承,也离不开对异域的借

鉴而便于拿来,而其更重要的在于其当世性,即对民俗世界现状的科学的考察。由于多种原因,文化人类学对我们的民俗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人类学派和民俗学家们用“遗留物”的理论解释民俗,这种学术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表现。这种思想只说明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能说明和解释更多的民俗内容。这使我想起了为人们所忽略的美国民俗学家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 1849—1910)所提倡的注重生活和整体的民俗研究。他认为,民俗起源于社会生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保持那些活动模式或行为方式而对待面临的各种问题,即“民俗时时都在产生”,而不仅仅限于某一个时代、生活的某几个方面、传统的几种形式。人们的活动中产生了民俗,民俗又影响制约着人们的活动,而且有相对稳定的模式。民俗新陈代谢,生生不息。他在《民俗》中提出:我们认识到民俗是一个具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重要性的习惯组成的巨大集合,覆盖了所有的生活利益,构成了对年青后生的一整套教育材料,体现着一套生活策略,塑造着人的性格,包含着一种还很含蓄、还未被系统整理的世界观,并受到魂灵崇拜的强化,以致不可改变;民俗总是靠那种强迫性的和制约性的力量支配着社会成员。^①

他强调民俗是正确的生活策略,赋予生活以规律,民俗包含系列的习惯性共识为人们提供了批评的立场。民俗又是一种保障群体利益的社会力量。也就是说,我们在民俗研究时应从社会、历史、人生、宗教、伦理等多种视角发展地联系地进行科学的分析。

没有对现世民俗的考察,民俗的历史记载只会是一堆碎片,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自觉地去参预民俗,引导民俗。庙会文化更是如此,一些地方已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庙会搭台、经贸唱戏”的改造

^① 《民俗》第73节,高丙中译。见《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活动。认识庙会,理解庙会,利用庙会,开发庙会,归结为振兴文化,振兴经济,使我们的民族更快更有力地走向腾飞之路,这是历史和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崇高职责。有些学者将此斥之为“庸俗”,其实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无知。不走进民间,又如何理解民间文化呢?